



将星传奇

他本是师范学生出身，命运让他接触到真理，投身于革命；他返身乡里动员积极分子，为党发展了一批赤胆忠心的骨干党员；他是汉奸恶霸必欲除而后快的眼中钉，临危不惧的他数次逃离险境。他九死一生，无数次参加大仗恶仗，身上存有多枚弹片，一条弹痕紧贴右耳处纵穿……

他就是张向善，从威震天下的“临汾旅”里走出的鄄城籍开国少将——

张向善：从热血书生到铁血将军



张向善将军生前照（资料片）

张向善，1917年出生于鄄城县红船镇苗庄村。1936年入党，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上党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

1949年后，张向善历任师副政委、政委，川西茂州专署专员、茂州地委书记，茂州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志愿军师政委，解放军二十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

接触真理 投身革命

张家富裕殷实，将张向善送读了私塾。张向善聪明好学，少年时考上了山东省立寿张县第八师范。

在上师范前，家中早早给他娶了亲。妻子长其五岁，性情温顺，勤劳持家。按照家里的期盼和设想，这将是一个理想而传统的人生：夫唱妇随、衣食无忧。

但张向善却在师范学校接触到了马列主义。

山东省立第八乡村师范学校，当时简称“八乡师”，位于山东省寿张县（现阳谷县寿张镇），1931年由菏泽老乡、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授意创建。次年夏，“八乡师”在寿张城东关外建成，招生对象为附近县乡的高小毕业生和部分社会青年，毕业后分配到上述各县乡村小学任教，是一所培养乡村小学教师的学校。

学校建校不久，校内即有共产党的秘密活动。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政治交通员赵健民受组织委派，到“八乡师”开展工作，指导建立了中共“八乡师”支部委员会。次年春，中共八乡师党支部成立后，组织同乡会，出版《八乡师校刊》，引导学生开展各种进步活动。至1935年，全校八个班有六个班建立了党小组，党员发展到30多名。

红色印记

抗日烽火中的《冀鲁豫日报》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一二五师、一二九师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先后挺进冀鲁豫平原，协助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打击敌伪，建立政权，极大地促进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边区党委亟待主办一个大型日报，以加强对抗日军民的宣传和工作指导。

1941年8月11日，《冀鲁豫日报》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了，它作为中共冀鲁豫区委机关报，以特有的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战场的发展变化情况，动员人民运用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极大地鼓舞了边区抗日军民保家卫国、英勇杀敌的斗志。

创刊初期，报社的印刷设备非常陈旧，仅有一台铅字八页印刷机，还是手摇的，所有的铅字节盘也只有一套不完整的老五号，排版所缺的字，只好用手刻在铅坯上，然后用手盒子翻，即使这样一台落后的印刷设备，边区党委却视如珍宝，千方百计地防止敌人破坏。

由于战火连绵不断，《冀鲁豫日报》一直是地下印刷，而且地点也不固定，最初曾在昆山、范县、冠县的结合部多次转移，其间虽经日伪军数次扫荡，但报社未遭到破坏。后来，县伪的伪军头子齐子修、范县的伪军头子温大可都在蠢蠢欲动，对报社构成严重威胁。1941年秋，边区党委决定，迅速把报社迁到黄河南岸的鄄城县边庄村。

边庄地处鄄城与范县交界处，北有黄

就是这样浓郁的进步爱国氛围里，少年张向善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著作，聆听救国宣言，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在党支部领导下，张向善这些“八乡师”学生曾多次走上街头，宣传反帝反封建，倡导抵制日货，团结御敌。

1936年，入党不久的张向善受组织派遣，秘密回到家乡——鄄城县红船镇苗庄村。此行的目的是，发展党组织，动员积极分子入党。在张向善的动员下，苗庄村民苗安入党。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张向善瞒着父亲，在家中让苗安与组织派来的同志会面。

1937年，张向善师范毕业，身份是宁阳中心校校长，实则是当地的县委领导，任务是宣传共产党的进步主张，发展党员。这期间，张向善再次回到苗庄村，发展了进步上进的村民苗安之和张向道加入党组织。

两次在家乡发展党员，苗庄支部最终建立。后来，党员队伍迅速壮大，苗宁贤、苗安印等一批积极分子先后入党，有的家庭甚至出现了父子都是党员的情况。

但这次回乡，他还没来得及让两位新党员与组织汇合，就收到了组织的来信。信里说，因情报泄露，敌军正搜捕共产党员，如果张向善回到宁阳，便会有杀身之祸。

从军报国 转战太行

宁阳回不去了，张向善便选择了寻找组织。

当时，抗日烽火已燃，上级组织里的一位同志隐身在一支国民党军部队里，而这支部队正陆续向西南撤行。怀揣着家人借给的12块银圆，满是报国情怀的张向善一路向西南而行。动乱岁月，这点钱一路节俭用度，但也只走到四五百里外的许昌时，就已囊中空空。期间，许是时运不济，他多次探听到这支部队驻扎的信息，但每次赶往都恰逢部队刚刚离去。失之交臂的遗憾，饥肠辘辘的艰难，难灭青年张向善热血满腔的报国壮志。他坚定信心，一路忍饥挨饿，继续向前。

河南古称中州，自古交通发达。近代以来，建有数条穿越河南大地的铁路。听说这支部队已经赶赴陕西，张向善干脆爬上陇海线上拉煤的火车。这趟车将他带到西安，在这里，他终于与组织的同志接上了头。

这时的张向善，原本英俊壮实的身躯早已是瘦骨嶙峋，衣衫褴褛，面目全非！

组织将他派往了抗日的前线——山西！

几经奔波，张向善来到了抗战氛围热情似火的太原。1938年，他参加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抗日游击队，后编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的骨干力量，共分4个纵队。1937年8月，阎锡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在太原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杜春沂任总队长，薄

一波任政治委员，牛佩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大队，12个中队，共1500余人。部队政工干部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担任。张向善就是在这支大部队里锻炼成长，后随三纵队编入八路军序列。1940年，张向善所在的三纵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张向善善动脑筋，作战勇敢，他一步一个脚印，历任游击队排长、连指导员、三纵队游击10团组织干事、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政治部教科科长、武乡独立营教导员，决9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

恶仗硬仗 成就英名

张向善一生参加的战斗无数，经历过枪林弹雨，负伤多次，九死一生。

抗战胜利不久，毛主席应邀重庆参加和平谈判。这期间，山西上党爆发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战役。

1945年8月，阎锡山部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进攻，“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冀南3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3.1万余人，并动员5万民兵发起上党战役。

战役打得相当惨烈，一些地方甚至反复拉锯。张向善所在团抱着必死的决心，在磨盘坡打了一场硬仗。这场硬仗下来，原本过千的全团伤亡大半，活下来的仅余数百人。多年以后，每每回忆起这场战斗牺牲的战友们，张向善都心痛难舍。但这场战役，沉重打击了进犯之敌的嚣张气焰，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进攻企图，巩固并扩大了我根据地的后方基础，直接接合了千里之外的重庆谈判！

解放战争成就了昔日“三纵队”的威名，他们先后参加运城、晋中、太原、扶眉、秦岭、成都等战役，攻克县以上城市19座。在攻克军事重镇山西临汾时更是一举成名，从此被称为威名赫赫的“临汾旅”。而张向善就是这支部队中的佼佼者。据张向善的侄子张胜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书籍《临汾旅》出版时，张向善就是该书的主编，书中有多篇老兵们的回忆。

难忘“二东桥里”战斗

对于张向善来说，最难忘的战斗，上党之外，就是抗美援朝时“二东桥里之战”了。

1951年，张向善入朝作战，任60军179师政委。第5次战役中，60军接到上级插向二东桥里、协同12军合围的指令，军首长将任务交给了179师。师长吴仕宏要亲自带537团去，政委张向善却认为师长应指挥全师，不同意他去。结果由副师长张国斌率537团去。

179师537团冒雨疾进二东桥里，在九陵山前沿追上敌军与土耳其旅一部、美25师一个黑人、双方连扭打在一起，攻占了92.6高地，随后坚守该高地。就在同时，敌机空袭179师师部，吴仕宏受重伤，60军下令179师撤回休整。

这样，组织部队回撤的重担压在张向善肩上。这时，537团虽然发现友邻部队停止前进，但因未接到179师命令，仍在九陵山苦战，并准备攻击九陵山主峰。张向善用电台与537团联系不通，派人徒步送信，两批人均负伤或牺牲。张向善再派侦察科长连夜摸到537团阵地传达命令，537团才开始撤退。

吴仕宏养伤期间，张向善兼代师长，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他历任60军政治部副军长、主任、副政委、代政委，1964年晋升少将。

将军的侠骨柔情

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后，归国的张向善回了一次故乡。据其侄媳张玉萍回忆，当年将军三十多岁，带着卫兵。当时，家族中唯一的后代男丁张胜家十多岁，因为家境窘迫，竟然一直没有读书。他鼓励侄子一定要读书学习，将来成为报效国家的栋梁之材。将军说服了二弟夫妇和侄媳，将其带到其驻防的安徽蚌埠读书。后来，又陆续将侄子和侄媳接到底新驻防的浙江湖州。

将军参加革命之初，因身份暴露，家庭受累。

抗战时期，鄄城大汉奸王文献多次派人突袭苗庄张

家抓人，幸亏每次都是组织上得到信息，并派专人护送转移。张胜回忆，那时他还少不更事，但印象中多次随家人躲藏，可谓是担惊受怕，颠沛流离。

1964年，张向善将不久的张向善转业到化工部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家就搬进了北京王府井西堂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几乎每年张胜夫妇都要去北京叔叔的家中探望。张胜回忆，将军的身体很好，腰板笔挺，平常走起路来健步如飞，连自己这个小伙子都撵不上。

但在文革中张向善不仅“靠边站”，还受到攻击批判。张胜回忆说：1970年，他到河南太康一下放农场看望叔叔。见到叔叔穿着一身工作装，在农场里给棉花打尖。叔叔当着他的面，叮嘱起他心里一直念叨的一件“后事”。

这“后事”便是让张胜去宝鸡一趟，寻找石列英烈士的遗骸。

据侄媳媳妇张玉萍回忆：将军的原配来自红船街上的孙家，大将军五年。不幸的是，夫人在生下女儿八个月后死于霍乱。后来，将军在山西部队时，结识了情投意合的革命同志石列英。她是山西武乡人，为人热情活泼，精明能干。两人感情至深，结为伉俪。但不幸的是，石列英在山西宝鸡工作时，本来就有虚弱病的她因大雨淋漓，致使转为重病，后不幸病逝。遗体在当地下葬，后城市两次增扩，墓穴两次迁移，遗骸最终竟然无处寻找。将军为此专门委托其曾经的马伕红军老妻去宝鸡寻找，但还是遗憾而归。

张胜去了宝鸡，在当地民政部门同志的带领下，找遍了附近的陵园和墓地，询问了众多百姓，依然一无所获。最后，他在宝鸡战斗的地方捧了一把土，包裹着送到了将军的眼前。

将军时时刻刻念记着故乡，并将故乡的人和事讲给自己的儿子们听。1985年，人民大学毕业的长子张海燕因白血病英年早逝，年仅32岁。临终前，叮嘱家人将其归葬故乡的黄土。

1987年，张向善任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局长。后任中国科学院顾问，中国科学院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等职。

1998年7月14日，张向善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文/图 记者 李雪晴



位于鄄城县红船镇苗庄村的张向善将军纪念亭

“‘红三村’是曹县韩集镇刘岗、伊庄、曹楼三个村子的统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大本营，日本侵略军对此恨之人骨，在其作战地图上用红笔将这三个村子圈在一起，并写了一个大大的‘赤’字，‘红三村’由此得名……”

日前，今年70岁的刘全义老人，在红三村抗日遗址前，声情并茂地讲解着抗日战争时期军民联合抗击日寇的革命故事。

刘全义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全义的祖辈胸怀国恨家仇，共有8人入党参加革命，长辈的言传身教，形成了代代相传的红色家风。

“我父亲刘双云15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小耳濡目染的熏陶，对于红色故事，红色记忆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情，对于革命先辈有着天然的亲近和敬仰。”刘全义告诉记者，退休前，他在乡村医生的岗位上干了43年，走村串户为村民服务，为村里的百姓们出诊，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我从2015年开始当义务讲解员，没有一分钱报酬，就是凭着对英烈的景仰，将义务讲解当事业来做，让红色记忆代代相传，永不磨灭。”刘全义深知，红色故事能否动人、感染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得好不好，只有讲出时代内涵，才能引起共鸣，他不断汲取知识营养，锻炼基本功，努力把一些战斗情节融入解说词中，让展品‘活’起来、人物‘活’起来。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红三村”的英勇事迹，传承这段厚重的历史，退休后，他和刘宪忠、刘金玉等人四处奔走，收集红三村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相关资料，整理出几万字的革命史料，出版了《红三村革命史》一书，真正把革命老区红三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传递给每一个人。

几十年光阴一晃而过，刘全义在村里介绍说历史，也见证着变迁。这两年，刘岗村通过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发展养殖产业和红色旅游，打造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基地，成为菏泽市红色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如今，刘全义已是满头白发，但他依然精神矍铄，每每讲起红色故事或发现一点文物线索，他便会精神十足，热心投入。“解放前，我的祖辈、父辈跟着党闹革命，不怕牺牲；解放后，我们继承祖训，敬业奉献、清正廉洁，这是我们的家风，我们有责任将红色家风传承下去。”刘全义说。

在“红三村”热土上，用心讲好革命历史

| 小记曹县韩集镇刘岗村义务红色讲解员刘全义



固守，使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深夜，敌人没有捞到便宜，不得不龟缩到黄河西岸。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冀鲁豫日报社迁至菏泽。这时，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大肆掠夺胜利果实，并在和平烟幕下，发动了全面内战。《冀鲁豫日报》作为边区党的喉舌，及时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阴谋及本性，并于1946年9月9日发表《把游击战争的火把在蒋贼进军的侧后普遍燃烧起来》的社论，激励边区军民沉重打击国民党进攻，开展游击战争。

1947年1月1日，邓小平亲笔为《冀鲁豫日报》题词：“为更多地消灭蒋军而斗争，为争取战略主动、收复一切失地而斗争，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

1949年8月，《冀鲁豫日报》随着冀鲁豫边区的撤销而停刊，并入《平原日报》。它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出色地完成了边区党委赋予的光荣使命，以卓越的宣传业绩，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王凤鸣 刘爱霞

记者 李若生